

中美貿易戰下之貿易體系轉變

林思妤 編譯

摘要

始於 2018 年之中美貿易戰，至今尚未緩和，雙方高關稅之政策導致兩敗俱傷。有鑑於中美為世界兩大經濟體，許多人認為此為全球化終結之預兆。惟有研究顯示並非如此，中美以外之許多國家，受高關稅影響產品之出口貿易量反而因此增加，世界總出口貿易量更是高於貿易戰前之數量。然各國出口增長幅度，則因各國所簽署之深度貿易自由化協定之數量、外人直接投資量之多寡、以及國際整合程度之高低而有所差異，並非以相當程度獲利。本文認為中美貿易戰並非全球化終結之預兆，反倒突顯貿易整合的重要性，亦可能成為一個不再以中美為世界貿易中心的貿易體系開端。

(取材資料：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 *Who Is Winning the Trade War?*, PROJECT SYNDICATE (Jan. 20,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ystander-countries-winning-the-trade-war-by-pinelopi-koujianou-goldberg-2022-01>.)

隨著中美貿易戰邁入第四年，有充分證據顯示，雙方都因彼此針鋒相對的貿易保護手段而受害。但是貿易戰非但不代表全球化的結束，反而可能已經為更加健全的世界貿易系統奠定基礎。

以下將先簡介中美貿易戰下，受高關稅影響產品之全球貿易量增長情形，以及造成此一現象之因素為何，接著說明各國出口貿易量增長幅度不盡相同之原因，最後做一結論。

壹、受高關稅影響產品之世界總出口貿易量增加

中美貿易戰始於 2018 年且從未正式結束¹，而何者為獲勝的一方？近期的研究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兩者皆非。美國對中國貨品徵收之額外關稅導致受影響之產品在美國的進口價格上升，而中國對美國貨品的報復性關稅最終則是傷害了中國進口商，中美間的雙邊貿易量因而持續下降²。又因中美是世界兩個最大的

¹ Chad P. Bown & Melina Kolb, *Trump's Trade War Timeline: An Up-to-Date Guid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 8, 2022),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trump-trade-war-china-date-guide>.

²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rade and Trade Diversion Effects of United States Tariffs on China*, U.N. Doc. UNCTAD/SER.RP/2019/9, at 13 (Nov. 2019).

經濟體，許多人認為此一發展為全球化終結的預兆³。

然而，「去全球化 (deglobalization)」的論點忽略許多並未直接被貿易戰所捲入的其他旁觀國。在一篇調查貿易戰對該些國家之影響的新報告中，得出一個出乎意料的結論：許多（但並非全部）的旁觀國皆以出口增加的形式從貿易戰中受益⁴。

無疑地，人們會預期第三國（例如墨西哥、越南、馬來西亞等國）的出口將取代中國對美國的出口⁵。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國家不僅增加對美國的出口，其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也有增加⁶。事實上，受貿易戰影響產品的全球貿易量，相較沒有受貿易戰影響時增加了3%⁷。這也意味著貿易戰不只造成第三國對美國（或中國）出口的重新分配，亦創造了淨貿易量。

貳、受關稅影響產品總出口貿易量成長之可能解釋

貿易戰通常無法直觀地連結到此結果，故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受貿易戰影響產品之全球總出口量增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有些旁觀國家將貿易戰視為提高該國在世界市場佔有率的機會。透過投資額外的貿易量能或動員現有的閒置產能，該些國家能夠在不提高價格的情況下增加出口。

另一個解釋是隨著旁觀國家對美國或中國的出口增加，其單位生產成本降低，因為規模經濟使該些國家能夠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產品。有研究報告分析與此解釋一致，顯示全球出口量增長最多的國家都是出口價格降低的國家⁸。

參、各國出口增長幅度不同之因素

雖然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淨影響是貿易量增加，各國間卻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有些國家大幅地增加出口、有些犧牲其他地區的出口以增加對美國的出口（重新分配貿易）、有些則是因為減少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銷售而造成出口下降⁹。造成這些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各國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確保從貿易戰中獲得

³ Neil Dwane, *US-China Trade Tensions: An End to Globalisation?*,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June, 2019), <https://hk.allianzgi.com/-/media/allianzgi/ap/hongkong/pdf/en/market-insight/201906-hken/201906-neil-us-china-trade-war-hk-en.pdf>.

⁴ Pablo D. Fajgelbaum, Pinelopi K. Goldberg, Amit K. Khandelwal, Patrick J. Kennedy & Daria Taglioni,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Global Reallocations 2* (Nat'l Bureau of Econ. Rsch., Working Paper No. 29562, 2021).

⁵ Raphie Hayat, *Leaving China: Which Countries Might Benefit from a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 RABORESEARCH (Aug. 8, 2019), <https://economics.rabobank.com/publications/2019/august/leaving-china-countries-might-benefit-from-relocation-production/>.

⁶ Fajgelbaum, Goldberg, Kennedy, Khandelwal & Taglioni, *supra* note 4, at 2.

⁷ *Id.* at 20, 26.

⁸ *Id.* at 2, 22, 35.

⁹ *Id.* at 24.

更大收益？

同樣地，答案有些令人驚訝。人們可能會猜測，解釋各國不同情況的最重要因素是貿易戰前各國專業化分工的狀態。舉例而言，像是馬來西亞與越南等國家，幸運地能夠生產像是機械等受貿易戰影響，而可能提升出口量的產品¹⁰。然而，從貿易戰的出口大贏家（如南非、土耳其、埃及、羅馬尼亞、墨西哥、新加坡、荷蘭、比利時、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來看，貿易戰前的專業化分工狀態似乎無關緊要¹¹。

重要的反而是兩個關鍵的國家特徵：涵蓋範圍包括關稅以及其他境內保護措施的深度貿易自由化協定（deep trade agreement）的參與，以及累計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量¹²。已經存在高度國際貿易整合的國家受益最多，因貿易協定往往會降低在外國市場擴張的固定成本，且既存的協定可能抵銷部分貿易戰所產生的不確定性¹³。同樣地，較高的 FDI 是與外國市場有更多社會、政治和經濟連結的重要指標¹⁴。

供應鏈亦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早於 2016 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分析師在與大型跨國公司高階主管進行私下訪談後，即在一份政策簡報中預測美國的關稅將「引發生產移轉的連鎖效應」¹⁵。

如果一家公司決定將被中國課徵報復性關稅的產品生產轉移至第三國，其將需要重新調整在第三國的其他活動，進而影響許多其他的國家。鑑於現今供應鏈的複雜性，這些反應的確切模式很難預測。但一個國家的國際整合程度似乎是公司於供應鏈移轉決策的決定性因素。

肆、結論

回到最初的問題，貿易戰的大贏家似乎是國際整合度較高的第三國。從美國的角度，至少在中短期內，貿易戰並未帶來宣傳所稱的經濟活動回流。反之，美國所進口的中國產品只是被第三國的進口所取代。

¹⁰ *Id.* at 32.

¹¹ *Id.* at 25.

¹² *Id.*

¹³ *Id.*

¹⁴ *Id.*

¹⁵ Marcus Noland, Sherman Robinson & Tyler Moran, *Assessing Trade Agendas in the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IMPACT OF CLINTON'S AND TRUMP'S TRADE PROPOSALS* 17, 29-30 (2016).

從旁觀國家的角度來看，貿易戰諷刺地顯示了貿易整合的重要性，尤其是深度貿易協定和 FDI。所幸由相關數據可見中美貿易戰並不代表全球化的結束，反而可能標誌著一個不再以美國或中國為中心的新世界貿易體系的開端。

